我为高考热泪盈眶

□尚 可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年一度的高考已如期而过。我深情地目送着我的高三学生们考完试后远去的背影,满满的,只有爱。

记得我当时刚读高二,我以高二学生的身份参加了那年预考,并顺利入围1978年春季恢复后的首届高考。我虽然没有被录取,但也是难忘的一次人生体验。记得是1978年7月中下旬的几个炎热天,我在淳安县汾口中学参加了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的理科考试,并被录取进了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这于我是极其幸运的:高二应届毕业便赶上了1978年夏季的高考,并以17虚岁的年龄跨入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大多数时间都在从事高中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可以说,亲历或是见证了高考制度和方案演变的40年历程。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83年增加定向招生定向分配;从1985年开始的保送生招生试点到1990年的全国统一高考并正式实行标准化;从1994年的统一录取缴费上学到1996年国家不包分配;从1999年高校进入大扩招时代及广东"3+x"高考率先亮相到2001年高考取消年龄和婚姻限制;从2003年高考由7月7日提前至6月7日开始到2004年分省命题"家乡卷"的出现;从2007年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招生到2012年异地高考的出现;从2014年高考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到上海、浙江新高考的率先试点,尤其是浙江省从2006年三批次高考及招生方案到2012年深化课改方案的实施,再到2014年革命性的新高考方案的实施……40年的高考改革历程折射出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巨人腾飞的轨迹,体现的是党和政府对高考的高度重视,体现的是社会对高考的巨大关注以及对高考改革的诉求,体现的是对公正、公平的热切呼唤和不懈追求,体现的是对选拔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审视和引导,体现的是社会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素质教育改革的引领与促进,体现的是对减轻学生负担的热切呼声以及对各类学生的人文关怀。

40年,风雨激荡;40年,弹指一挥间。40年后,我作为一个高考考点的主考,拥抱着、目送着我的学生一个个步入考场,心中感慨万千。他们中的许多人总是把高考当作负担,甚至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而在我看来,高考是一次需要我们张开双臂拥抱的机遇。正因如此,拥有高考机遇的我们是何其幸运,我们又该何其珍惜高考的机会。

今年高考是浙江成为综合改革试点省后的首次高考。在我看来,首届新高考意义非凡,其破冰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与1977年的恢复高考相提并论。浙江的新高考方案伴随着课程改革同步进行,它首次取消了文理分科,而且是科目选考、一科两考、一年两考、按比划等、等级赋分,这些核心内容都有其实践基础和历史渊源。像老高考方案中,报考重点大学的考生需加考选考综合,从18个模块中选取6个模块答题;技术也已成为报考第三批院校的必考科目,而且和外语听力一样,有两次考试的机会……凡此种种,都可窥见新老高考的传承和延续,诸多老经验仍然适用。

也许,未来很长时期内,一年一度的高考仍将会如期而至。我相信,高考不止,高考永远是热点!高考不止,高考改革永远不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也将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相信不负初心,方得始终;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作者系杭州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校长,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盘点浙江高考40年

□本报记者 李 平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来,我省有多少考生通过高考实现人生的华丽转变?从恢复、巩固到变革、完善,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它对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影响又有哪些呢?

二〇一七年高考开考前,杭州高级中学教师身着红衣为学生送考,给考生加油鼓劲。(本报通讯员 李 忠 摄)

走过40年,近446万人圆了大学梦

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过去40年里,我省共有445.89万人通过高考升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其中,恢复高考当年,我省仅5300余人考上大学,而全国的实际录取人数也只有27万。

"一个公社200多人参加考试,结果只有1个人上线,这个人居然就是我。"回忆起1977年的高考往事,宁波中学原校长、省特级教师李永培感慨万千。1977年,中断了11年的高考突然恢复,这消息让正在宁波福明公社松下大队插队支农的李永培欣喜若狂。他在劳动的间隙咬紧牙关坚持复习,最终榜上有名,"我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大学毕业后迈入了挚爱的教育领域"。

由于当时高考录取率只有3%左右,因此能上大学的人确实凤毛麟角,仅少数人幸运地走上了这条"本没有的路"。到1984年,我省被高校录取的人数达到1.42万人,录取率升至24%,出现了一个小高峰。而到1998年,全省有4.42 万人能考上大学,但升学率仍然不高。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有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我国高等教育从1999年开始连续扩招,与之相伴的是高考录取率一路攀升。进入新世纪以后,我省高考录取率不断攀升。到2009年,首次有超过八成的考生跨入高等学府。对浙江学生来说,考上大学早已不成问题,大家更为关注的是上好的大学、好的专业。

改革不停步,高考招生制度日趋公平科学

6月8日下午5时,随着外语科目高考结束铃声响起,约29万名高三毕业生完成考试,首届浙江新高考圆满画上句号。

回顾过去40年,我省高考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1988年,浙江首次规定报考普通高校本科和专科的考生,其外语成绩均按100%计入总分,以适应外向型经济对教育的要求。1994年,作为全国20余所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招生制度改革试点之一的浙江大学,率先实行招生"并轨制"。1999年,我省又决定将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在高考阅卷结束、考生成绩与各批次录取分数线正式公布后进行。2000年,首次实行"3+综合"高考科目改革,以取代"3+2"模式。2011年,浙江高考率先打破"一考定终身",启动"三位一体"招生试点。2014年,浙江又成为全国高考改革的两个试点省市之一……

一九七七年,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恢复,考生们积极赴考。

"高考改革越来越着眼于科学选才、培养人才。"1999年踏入工作岗位的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教师杨春林说,十几年来,为适应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浙江高考改革的步伐从不间断。尤其是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以增加考生和高校的选择性为突破口,有力地推动了综合性考试不断趋向公平和科学。

牵一发而动全身,高考改革倒逼深化教育改革

40年来,高考改革不仅对我省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的课程改革、教学改革带来了影响,同时也倒逼高校改革招生和人才培养模式。

2006年我省试点高中新课改,2009年推出新课改高考方案;2012年全面深化高中新课改,2014年又出台新的高考改革方案……省教育考试院评价处处长李金波直言,我省高考改革与高中课改是"互相促进、有效对接"。在天台中学,学生成了新高考改革的受益者。让学生"考自己所长""考自己所好"的顶层设计,使得"高中教育一心只为升学"的氛围淡了。用校长郑志湖的话来说,新高考改革必将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价值观、基础教育课程观、学校管理架构、学生评价方式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不久前,省教育厅确定浙江工业大学的建筑学等200个本科专业和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药学等200个高职(高专)专业为省高校"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随着新高考改革的推进,高校会越来越重视修炼好内功,加强专业内涵建设。"浙江理工大学招生办主任高建明告诉记者,人才选拔方式的多元以及生源结构的差异化增加,需要高校明晰人才培养目标,安排好专业基础教学,选择适合本专业的人才选拔方式,"以往的办学观念显然行不通了"。

1999年·赶考人说

18岁那年,我写了一个科幻故事

□李 慧

那年18,正是我情窦初开的人生阶段,却要压制着其他一切欲望,几乎把所有原始野蛮的或专属人类文明的冲动力量全部通过一个管道供给一个任务,一个可能会关乎阶层晋级和未来老婆颜值的任务——高考。

别笑话我,当年的我无路可选,在当时懵懂的我看来,不通过高考而实现自己梦想的概率很低,而我把这个概率让给了韩寒,是的,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

在知识结构的广度上,高考前后的那段时间是达到我人生巅峰的,现在看到什么元素周期表、各类力学公式、历史编年表,就像是看到自己失忆前的女友一般,曾经朝夕相处、相濡以沫,而今却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那年夏天的我及小伙伴们是疯魔的状态,毕业后大家互道"病友珍重"。幸亏我们学的不是九阴真经,否则个个如欧阳锋般着火入魔。除了上厕所和吃饭,太阳公公根本看不见我们,暮光中离家赴校,月光下结伴回府。于是,几个月不见太阳的班花们个个肤若凝脂、白白嫩嫩,心事重重、满脑题库的我,为了消除脑部疲劳,只好多看几眼便发乎于情,止乎于礼,钛合金般的自制能力从此奠定基础。

考政治之前的中午,老娘给我煮了一份鲫鱼豆腐汤补补,那个香啊,我几下扒完。正准备一甩头发赴战场的时候,悲剧发生了,一根鱼刺深深地爱上了我的喉咙,吞饭团吞醋几番折腾无果,只好歪着脖子上战场了。监考老师没管我,可能觉得我这是先天的,所以她不忍问,怕伤了一个脖子有残疾孩子的自尊。后来,政治我没考好。

考语文就拽了,绝对属于高分,三层楼那么高。作文题目比较有意思,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不是给我量身定做的吗。很快,一篇糅合了悬疑、科幻、动作的剧本就横空出世了。

想知道我写了什么吗?故事是这样的,一个警察帅哥阳光正义、亲和有礼,但总是莫名其妙忏悔自己的罪恶,并有严重暴力倾向。心理医生的报告认为他存在严重的双重人格。帅哥为了查清病因,偷看了警局的机密文件,发现自己是为了侦破一起连环凶杀案而自愿植入了在押嫌疑案犯的记忆细胞切片。根据该移植的记忆,警方找到了关键证据,凶案告破。之后,帅哥被删除了移植进去的记忆,但似乎这个手术不太完美。故事的最后是,帅哥盗取了记忆移植技术并杀害实验室守卫后失踪了……

我也不知道是帅哥本身的恶性被诱发了,还是凶犯在他脑子里的留存记忆发酵了,反正这个答案应该属于第二季的故事了。可惜啊,我没有第二次高考,哦,不,是可喜,我可不愿再经历了。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1999级优秀校友,现为律师)

1977年·赶考人说

40年前的高考花絮

□王旭烽

今日高考,本人在机场写此稿,而多少学子正在卧案奋笔,鲤鱼跳龙门,人生过大关。整40年前,1977年初冬,我们也有过此一番历练,诸多感触,已被众同龄人诉说。高考有许多事件情节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乃至可歌可泣,但我此刻能够想起的,恰是一些填补在人生夹缝中的细枝末节。

一条围巾

年轻时我也是臭美的,标志之一就是养一头长发。没什么可以炫耀,唯这一头长发又黑又亮。那时我已在工厂工作,骑自行车上班,从延安路到米市巷,回头率颇高。

高考复习一来,时间骤紧,鱼和熊掌焉能兼得,或者高考,或者臭美,必得选择一样。无奈青春是贪得无厌的,一方面我认为如果我不能在恢复高考第一年进入大学,我必定就找棵树去上吊,因为我妈已经替我把去上大学的被褥、牙刷、牙膏还有毛巾都已经准备好,放在床底下嘱咐我到时带去,这才放心去乡下社教;另一方面,女孩子养一头长发,在那个年代,既要时间还要勇气。

我固执地不愿意剪去辫子,一跺脚买了一条围巾:毛线的,长的,黄色的,关键是五块钱啊,为了两下里兼得,出血买了。

从那以后,整整一个月,我没有梳头。把头发盘起来,用这块大围巾把自己的脑袋严严实实包上,天天赶到单位——感谢工人阶级领导,给我们这十几个想要参加高考的考友们单独辟出一个车间,让我们在那里复习功课。我每天顶着个围巾头,披星戴月疯狂复习。无奈我高中毕业后走了音乐一路,弹了几年钢琴后,发现除非考音乐学院,综合大学是不考钢琴的。而音乐学院既不是我的强项更不是我的最爱,我的最爱永远是文学。而不考音乐的结果就是我得考数学、化学,在这方面我几乎就是白痴。因此如果不能使尽洪荒之力学习,结果只能去上吊。

一个月没有梳头发,更没有洗头,奇怪的是也不觉得痒。无法想象那一个月是如何熬下来的,幸亏是深秋初冬,头皮没有被围巾焐成烂泥。熬到赴考前,终于摘下围巾,焚香沐浴。头发打成了结,一点点地梳理,就如我们的生命之花,要一瓣瓣地顽强地开放。

40年过去了,我的衣柜里已经有许多的围巾,但这条五块钱的黄色的毛线围巾,永远是我的围巾之最。我的长发呢,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剪了头发,烫成发球,我想这样去读书,头发就不用打理了。

一副扑克

一起高考复习的同学有十几个,男女搭配,学习不累,每天坐在一个车间复习功课,也是非常开心的。再疯狂地复习,也耽误不了片刻的放松,我们的放松就是每天中午吃完饭打一轮扑克,把两副老K拼成一副,谁输了谁洗碗。我们这群人中,我大概算是最不会玩的,不要说麻将之类一窍不通,就连扑克牌也茫然一片,好歹会打个最简单的争上游,但也毫无兴趣。无奈又不好和大家对着干,就在这条底线上凑合着打开了。

从打牌第一天开始,我就做好了洗碗女工的准备,而且我的确每天都处在洗碗的边缘。我总是倒数第二,有时也倒数第三,印象中好像也从来没有进入过前五。我基本就是在倒数二三位上挣扎,但奇迹就在于我从来没有得过倒数第一。我们这群考友个个是打牌高手,但他们一个月下来,所有的人都已经洗过碗了,有的不止一次地洗碗。而我,竟然直到奔赴考场,也依然保持着不败纪录,硬是没有洗过一次碗。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喜欢打牌,有时洗着家里的碗,就会想起当年这件轶事。我永远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个最不会打牌的人,一次碗都没洗上呢?我是完全做好垫底的打算去参与的啊,为什么命运不把这个垫底的机会送给我呢?

一件毛衣

初考出来,突然感觉自己把作文题目看错了,顿时天昏地暗,差点失去知觉。幸亏马上就知道了还有个复考机会,但得从初考生中选拔,这让我陷入了比上吊还难受的状态中。干脆没有复考,我也就死心去"自挂东南枝"了,但万一和打牌一样倒数第二也不垫底呢?

没有办法缓解我这种万箭穿心般的感觉,抱着侥幸心理找到了一个通道——我开始打毛衣。买了一斤细毛线,而且是粉红色的,托人从上海带来的,日夜不停地忙活起来。所有的高考复习资料统统束之高阁,我进入了一种机械的麻木状态。有一天我的一位考友站到我家楼下来叫我,希望我们一起复习功课,我从厨房间伸出手来,拎着那件打成一半的毛衣说:我打毛衣呢!再见!

然而,我竟然又被通知可以参加复考了,我一把扔了那件还剩半个袖子的毛衣,把复习资料扒拉扒拉下来,又开始拼了。

考上大学后我拿上了那件粉色的半拉子毛衣,还以为我能够抓革命促生产,边读书边花个十天半月把毛衣打完。不料这计划永远胎死腹中。4年之后,我在学校的垃圾箱旁烧掉了三小麻袋稿纸,拎着那半件毛衣走向社会。

大学毕业后搬了许多次家,每一次那件未完成式毛衣都会挟在我胳肢窝下,随我周游四方。大约20年以后,我终于决定重新完成它,无奈发现那毛线针已经锈在了毛衣上,死活拔不下来了。

2017年6月8日星期四于高空飞机上

(作者系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